

异形词规范讨论集

原异形词研究课题组 编

 华语教学出版社

异形词规范讨论集

原异形词研究课题组 编



 华语教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异形词规范讨论集/原异形词研究课题组编. —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 2015. 5
ISBN 978-7-5138-0963-4

I. ①异… II. ①原… III. ①汉语—词汇—研究 IV. ①H1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99695 号

出 版 人 王君校
编 者 原异形词研究课题组
责任编辑 张 敏
装帧设计 罗小元
出 版 华语教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发行部电话 010-68995871 010-68326333(传真)
编辑部热线 010-68421318
网 址 [www. sinolingua. com. cn](http://www.sinolingua.com.cn)
电子邮箱 [fxb@sinolingua. com. cn](mailto:fxb@sinolingua.com.cn)
印 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32 开(880×1230)
印 张 14. 25
字 数 300(千)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8-0963-4
定 价 36. 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发行部电话;如有编辑内容问题,请拨打编辑部热线。

目 录

异形词整理应该继续——前言	李行健(1)
---------------------	--------

(一)

谈词语书面形式的规范	殷焕先(3)
谈现代汉语词语书面形式的规范问题	蒋荫楠(10)
异形词的整理和汉语词汇的歧异现象	周有光(23)
整理异形词是语文规范的迫切要求	王 均(27)
关于异形词的规范问题	傅永和(29)
关于异形词的整理、研究和规范	李行健(36)
关于异形词整理和规范的理论思考	苏宝荣(46)

(二)

异形词的性质、特点和类别	周 荐(57)
谈异体词整理	高更生(66)
再论异形词规范的俗成性原则——谈异形词规范中的三个问题	苏新春(71)
试论语义关系对异体词显隐和使用的制约	施春宏(82)
再谈异体词整理	高更生(103)
异体词的规范问题	侯 敏(113)
异形词的规范	长召其 张志毅(120)
论现代汉语异体词的规范	罗远林(127)
关于异体词的几个问题	刘永耕(134)
异形词定义的学术思考	余志鸿(145)
异形词的定义	孙光贵(161)
异形词的定义及词形规范的范围和原则	孙光贵等(167)

都是异形词惹的祸	何毓玲(171)
规范异形词,刻不容缓	李行健(173)

(三)

我们是怎样整理异形词的	李行健(175)
异形词规范的操作原则	徐昌火(180)
从定量分析的角度看异体词的规范	马彪(183)
异体词的语义差别及规范问题	邓英树(188)
异形词的语用值即标示值分析	邹玉华(195)
异形词规范中的“形简”原则	邹玉华(206)
通假异形词的演变趋势及部分通假字异形词的流行 ..	邹玉华(209)
分化字造成的异形词应该怎样统一	刘永耕(220)
联绵词构成的异形词应该怎样统一	刘永耕(224)
同音同义字构成的异形词应该怎样统一	刘永耕(227)
通假字造成的异形词应该怎样统一	刘永耕(231)
亦通字构成的异形词应该怎样统一	刘永耕(234)
偏旁异体词的规范化	肖灵(238)
偏旁异形词的演变及其规范	邹玉华(243)
通用性、理据性和系统性的完美结合	刘永耕(251)
“详实”还是“翔实”?	应雨田(253)
有关“惟”“唯”“维”的系列异形词的规范	邹玉华(256)
“唯一”与“惟一”	邹玉华(261)
不能“交代”又“交待”	李行健(267)
“其他”和“其它”	李行健(269)
澄清“象”、“像”两字使用的混乱	刘永耕(272)
“象”“像”规范的历史嬗变与相关系列异形词的规范 ..	邹玉华(275)
“采”、“彩”两字应该怎样合理分工	刘永耕(287)
“份”、“分”两字应该怎样区分	刘永耕(289)
阔佬—阔老	应雨田(291)
虎实—虎势	应雨田(293)

“希”、“稀”二字的分工与异形词整理	刘永耕(295)
“乘坐”、“让坐”的写法对吗——兼谈“坐”、“座”之别和异形词整理	刘永耕(297)
词一辞	应雨田(300)
“靡”、“糜”之别与异形词的整理	刘永耕(302)
“定”、“订”之别与异形词整理	刘永耕(304)
“连”与“联”	应雨田(306)
“战”“颤”二字的分工和异形词的整理	刘永耕(309)
“浑”、“混”之别与异形词的整理	刘永耕(312)
“气”“汽”辨	应雨田(315)
“弘、宏、洪、鸿”四字的分工和异形词整理	刘永耕(317)
“着”“招”之别、“着”“著”之别与异形词整理	刘永耕(320)

(四)

《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的异体词整理	高更生(323)
《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对异形词的处理	张万起(336)
《现代汉语词典》异形词处理的层次	李志江(341)
评第5版《现代汉语词典》对异形词的规范处理	应雨田(348)
评《现代汉语异形词规范词典》——规范性、科学性与可读性的结合	陈雅(359)
有关异形词的几个问题——兼谈《现代汉语词典》的遗憾	萧振华(365)
谈《现代汉语词典》对通假异形词语的处理	薛克谬(370)
《现代汉语词典》对异形词的整理及对当前词汇规范的启示	苏新春(380)
《现代汉语词典》中异形词的处理	刘云汉(391)
再谈异形词问题	萧振华(397)

附录

异体词语规范研究述评	应雨田(404)
------------------	----------

异形词整理述评	李行健 余志鸿(418)
教育部、国家语委关于在教育系统试行《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的通知	教语信[2002]1号(429)
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在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系统和信息产业、广告业试 行《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的通知.....	教语信[2002]2号(431)
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	(433)
第二批异形词整理表(草案)	(442)

异形词整理应该继续

——前言

李行健

众所周知,异形词是干扰我们书面语言规范的因素之一。自上世纪 50 年代殷焕先先生提出异形词(异体词、异写词)问题以来,一直没有得到较好的治理。1992 年我们编写《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在吕叔湘先生指导下,拟定了一些促进语文规范化的措施和手段,其中就包括要整理规范异形词。当时即分配专人对异形词进行搜集和整理。1998 年国家语委正式立项整理异形词,由《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编写组承担这个项目。2000 年异形词整理组搜集到被各辞书认定为异形词的共有 1500 多组,从中选出 500 多组常见的异形词,广泛征求进行规范的意见,最后确定了 338 组。这就是 2001 年国家语委和其他部委联合发布的《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

《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的研制集中了专家和群众的智慧。异形词产生于不同的时代,其成因多种多样,语文使用者又各有所好,各有不同的依据和标准,往往很难取得一致的意见。于是我们及时制定了“通用性、理据性、系统性”三条标准,作为从一组异形词中选择推荐词形的依据。根据专家和社会其他人士的审订意见,我们采取排除法,即凡有分歧意见的条目就先从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的草案中删除,保留有基本共识的条目。经过几次这样的研讨,最终确定为 338 组。

群众一直呼吁要继续整理其他异形词,2002 年语委再次立项,仍由《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编写组负责,联合版协校对研究委员会、上海《咬文嚼字》编辑部和中国语文报刊协会,在已整理异形词的基础上继续整理,在 2003 年研制出了一份 264 组的第二批异形词整理表。不知什么原因,有关部门对此一直没有审批。当时新闻出版署认为应继续规范异形

词,于是由署办公厅发文要求在各报刊和出版部门试用《第二批异形词整理表》。由于国家主管部门对此工作未继续关注和推进,以致 10 多年时间过去了,264 组试用的异形词仍未进行总结审定。

为了进一步促进汉语书面语的精密化、规范化,需要继续研究、整理和规范异形词。语用中异形词使用混乱的现象常常见到,如在同一篇文章中“标志”和“标识”混用,一会儿用“惟一”,一会儿用“唯一”,也未见有关部门出面引导。由于异形词形成的原因复杂,语文使用者的认识和习惯又存在许多分歧,整理异形词的工作涉及方方面面,困难较多。比如“身份”和“身分”,从学理和系统性上说应用“身分”,但自从“身份证”用了“份”后,“身份”也就通行了。有学者一直要求将“身份证”改为“身分证”。中国 10 亿以上的“身份证”重新制作,改成“身分证”,据有关方面估算仅费用就要上亿。这笔费用谁来承担?是依从既成事实,仍用“身份”,还是坚持更改,不惜大量人力和物力的付出?谁也不好解决这个问题。显然,整理异形词仍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不可掉以轻心,更不可放任自流。

编辑这本文集的目的,在于汇集我们在整理异形词中的一些经验和成果,供进一步整理规范异形词借鉴参考。我们在这之前已经出版了专著《现代汉语异形词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年)、《现代汉语异形词规范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 年)、《现代汉语异形词规范手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年)等。这本文集中收入的多是《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编写组参与异形词整理工作的同志发表在各地报刊上的文章;为了今后研究参考,我们也收录了一些师友们的相关文章。殷焕先先生的文章是很有代表性和历史意义的文献,他是当代提出整理、规范异形词的先驱,一般读者不易见到该文,现在辑入本书,以方便读者。

本文集将收入的文章大致分为四类:(一)对异形词进行整理、规范基本理念的论述;(二)对异形词如何界定、如何整理、如何规范的论述;(三)对各类异形词以至若干具体异形词如何整理、规范的论述;(四)论述辞书编纂中对异形词如何整理、如何规范。由于篇幅有限,不能收全有关文章,这也是我们感到遗憾的事。

2014 年 9 月 25 日

谈词语书面形式的规范

殷焕先

汉字简化,从语言书面形式的规范上看,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现在所要谈的词语书面形式的规范,其作用跟汉字简化的规范是一致的,不过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问题。比如“獲、穫”简化作“获”(见《汉字简化方案》)，“舖”简化作“铺”，“鍊”简化作“炼”(见《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等等，主要是从汉字书写单位“字”的角度来作规范的；而这里所要谈的替“那末”“那么”“那吗”(连词)、^①“归根结蒂”“归根结柢”“归根结底”(常用语)等等订个规范，则主要是从词语的角度来看问题的。词语书面形式的规范，其性质大不同于异体字的整理，比如订下“那末”作为连词的规范(与代词“那么”分工，而舍去“那吗”)，这种词语书面形式的规范，跟汉语的其它各方面的规范一样，在语言的纯洁和健康上，在广大人民易学易用上，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这种规范工作，实在是汉字进一步简化的项目之一，是文字改革范围以内的工作，也是现代汉语规范问题范围以内的工作，很值得多花工夫郑重去做的。这里提出对这项规范问题初步探索的所见来，热望大家注意到这个问题，热望多得一些同志来共同研究这个问题，俾早日取得成果。首先实施在一般读物上，一些报刊上，和现代汉语词典上，来推进汉字进一步简化，推进现代汉语面形式的进一步统一；为广大人民布置好一个更加良好的文化学习的环境，使祖国的语言文字能够更好地为伟大的社会主义服务。

一、词语书面形式分歧现象举例

词语书面形式的分歧现象，约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形异而音同的，比如“跟前：根前”“交代：交待”^②“不做声：不作声”“什么：甚

么”等等；第二类是形异而音亦异的，比如“像是：像似”^③“胳膊：胳膊”“红通通：红彤彤：红腾腾”“通通：统统”“那：哪”等等。这里所谓音异，如上面例子所示，有声母不同的，有韵母不同的，有声调不同，也或者在声韵调三方面有二者乃至三者不同的。当然，这里说音同音异都是用北京语音来做标准的。

第一类的例子。

“的：地” 助词“的”“地”在用法上是有区别的，“的”用在定语后面，“地”用在状语的后面。例如：

悄悄地逼近敌人的阵地。（《石头阵》，见《儿童时代》

1959年19期）

“的”“地”的不同用法，除了不多的场合而外（可参看吕叔湘、朱德熙《语法修辞讲话》99页），原是容易掌握的，不过这一对助词在北京话里同是读 de，轻声，好多方言读起来也没大分别，因之容易受旧习惯影响而以“的”代“地”，同一篇文章里也会出现分歧，这是我们应当注意的。例如：

这时少先队员不约而同地悄悄的对队长说…（《石头阵》，同上）

这例里的“悄悄的”仍应当用“地”，上一例句就是“悄悄地”。

“的”“地”在中古汉语里做助词用时，在口头上在书面上也是有其分别的，不过后来在语言的发展中混同为一个“的”，到现代汉语里又重作书面的分化为“的”“地”，这种分化也是很有益的。但是，把这两种助词同写为“的”的势力也还存在，例如梁斌的《红旗谱》全书在一般用“地”的地方也仍是用“的”。两种势力并存，分歧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此。

“做：作” 这两个字很常用；写起来在一个人的笔下也容易或此或彼。大概情况，在带些文言气味的词语里，多写“作”；在口语气味重些的词语里，写“做”比较多些。比如“工作、作业、作用、创作、农作物”用“作”；“做事、做工、做田、做饭”多用“做”。但这里又有方言的关系，比如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多用“作”，如“作田、作报告、作不得主”等。“做”“作”混用真是太常见了，例如：

做为崇高的品质的象征。(初中《语文》课本第二册,209页)^④

作为制造枪榴弹的奖励。(同上,96页)

工作作得真好。(同上,120页)

做好预防和医疗的工作。(《语文》一,114页)

一般说来,似乎是用“作为”“做(好)工作”。但实际情况仍表现为两可,可见“做”“作”的分歧,往后去在所涉及的词语上还可能发展的。

“飞红:绯红”“飞红”常见。“绯红”例如:

他气得脸儿绯红。(《红色少年夺粮记》,见《少年文艺》1961年9期,57页)

满脸绯红。(欧阳山:《三家巷》,68页)

这里不用常见的“飞”而用“绯”,大概是从“绯”(fēi)跟红色有关来考虑的。作者从“表意”的角度着眼,就会认为既是讲红色,用“绯”当然要比用“飞”形象些的了。

作者选择用字,也有从适应话音的角度着眼的,例如:

(白匪)……每天照例地留下大批尸体,才稀稀拉拉地狼狽窜回去。(《少年品德教育故事选》二,49页)

为了表音的确切而不可移易(“稀稀落落”的“落”这个字在北京语音里还有 là、lào、luò 等又读),就选用了“拉”。适应话音,这当是件好事,但也由此产生了分歧现象,“稀稀落落”也就跟“稀稀拉拉”并存在于青少年的读物中,例如:

枪声在市区稀稀落落地响着。(《语文》二,77页)

这就有待于规范了。

第二类的例子。

“那:哪”指示代词“那”,疑问代词“哪”,现在多数人分用,有些人把这两种代词同写为“那”,目前报刊上仍不乏这样的例子。分用是合适的。它们的语音形式也有分别,“那”是 nà,“哪”是 nǎ,前一个去声,后一个上声。不过在连锁句里,写“哪”写“那”还有一些商量。

连锁句,凡是“那”“哪”分用的人,一般在这里写“哪”,前一个是“哪”,后一个还是“哪”。例如:

哪里_·有党,哪里就会创造奇迹。(《语文》二,32页)

哪里_·有帝国主义的侵略,哪里就必然会有人民的反侵略
的斗争。(《光明日报》1962年2月13日,1版)

这种写法,大概多数人对它没问题。但曾有人认为前一个用“哪”,后一个则须用“那”。这种情形在较长的句子里容易出现,例如:

哪一个阶级掌握了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就决定了革命走
那一条道路,从而也就决定了革命的成败,以至革命的前途。

(《红旗》1962年3期,5页)

但是如果以语音为标准,那末,口头说出这句话时,后一个也跟前一个一样是上声“哪”,并不是去声“那”,是没有必要用两种写法的。

“红通通:红彤彤”“红通通”常见。“红彤彤”似乎晚起些,现在也很有人用。例如:

西天上正铺着一片金光灿烂的晚霞,把老泰山的脸映得
红彤彤的。(《红旗》1961年20期,39页)

“彤”(tóng),按《说文解字》:“丹饰也,从丹乡”。原来“彤”这个字在字源上就是跟红色有关的(“丹”是赤色),现在“红 tongtong”既是用来讲红的,使用者不用那个常见的“通”,而起用这个不常见的“彤”,显然是经过一番考虑,认为这里用“彤”要比用“通”更好些(比如,从字形上说,更形象些),绝不是信手拈来的。“红通通”还有人写作“红腾腾”:

他用袖口揩着在红腾腾_·的额头上冒汽的汗水。(《语文》
二,159页)

这大概是因为有些方言读“通”为 teng,就选用“腾”来适合其口语。又如“不作声:不吱声”也是。“不作声”以往比较常见。“不吱声”大概也比较后起,看情形也是为最适合话音,例如:

他不_·吱声了。(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18页)

而写作“吱”(zī),大概又认为“吱”从“口”,要比“作”形象些(在字形上)。但是,分歧也就由此而产生了。就在同一部书里仍然有用“不作声”的例子,如:

他见银环不作声,便脱口说……(同上,27页)

由此,也可见规范之不可缓。

上面这样来分两类,当然只是个初步意见,但也有它一方面意义,就是,便于规范的讨论,比如这第一类就不涉及语音问题。至于如何做出更切于规范之用的分类,则自有待于更进一步努力了。

二、规范中应注意的事情

怎样进行词语书面形式的规范工作?那要做的事很多,其中首要的应当是进行调查统计和订立规范原则。汉字简化原则和汉语词汇规范原则都应当遵守,这是必要的。这里只想谈一谈有关原则方面的一些可注意的事项。

1) 语音原则 在这方面应当注意到词语的书面形式读起来要跟话音相接近,因为它越接近话音便越容易被接受、了解。比如“稀稀拉拉”要比“稀稀落落”好些;“不单”要比“不但”好些。这里面还有个方音问题。方音应当服从普通话,这在目前该无人致疑。“红腾腾”是方音,就应当服从普通话的“红通通”。

2) 分化原则(亦即不干扰原则) 选定一个规范形式,一方面要注意到它在形、音、义(包括修辞色彩)以及语法作用上的妥帖,一方面还应当注意到尽可能让它不干扰别的词语。“那”“哪”分开有益,就是很显明的例子。“吗”“么”“嘛”也该让它们各有专职。现在读到有些句子不免要打个滞,要想一想,就因为其中这些字的规范未明。比如“看么?吃饭嘛!”“你看,雪山多好看啊!”(《星火燎原》三,316页);“吗也不懂,吗也不会,你怎么指,俺就怎么干!”(《少年文艺》,1961年,7—8合期121页),这里面的“么”“嘛”“吗”是很应当有个明确的分工的。“得”“的”也该分工。比如,在尚未有个明确的分工之日,“写的好”既可以解做“写得不好!”却又可以解做“写的(对联好,很见飘逸;印的对联不好,失掉神采)”。如果把“写得好”(“写得不好”)规范为“写的好”,“的”在“的字结构”方面的语法作用就要受到干扰,有时就会使语意不明确了。又比如“格格笑”与“咯咯笑”,“咯”字固然有字形上的形象化(从“口”旁),但是“咯”字还另有其读音和意义(语末语气词读lo,疾病“咯血”读kǎ,除非废弃它的后两个用场);“(么)”和“嘛”也是如此,“(么)”(“别发牢骚(么)!”见《星火燎原》三,367页)字虽简,但是,

“(吆)”原也自有其读音和意义(“把母猪(吆)[yāo]到稻草棚里下吧”《语文》二,162页)。字音是比较容易互相干扰的,不能顾此失彼,以致彼此两失。

3)通用原则 有些词语的已经通用开了的形式是应当让它中选的。比如“合适”在目前已经占了压倒对手的优势,这就可以不抬出“合式”来(《三家巷》里还有“合式”,比如19页、25页);句末语气助词“吗”在目前也是通用开了,这就可以考虑给它的对手“么”专任别的职务。

4)语源原则 这一条原则是不可以拘拘执执的,因为它往往跟通用原则相矛盾。考源工作可以划归汉语史、方言词汇研究等学科的范围里去,对于这里的规范来说,除了求出原来的书写形式,以便利于广大方言地区照字读者而不致大与口语隔阂之外,也就别无什么大作用了。而若从祖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已是空前的大统一的盛况来看问题,便可以知道为方言打算日益成为不必要了。而如果真的把“信口开河”还其源为“信口开合”,把“活该”还其源为“合该”,那就转而离开了通用原则也就是转而离开了群众了。

5)舍繁从简原则 这条原则所说的“简”,其范围也跟汉字简化的“简”一样,既包括减少笔画,也包括减少字数。比如取“丁丁当当”而舍“叮叮噹噹”,这不单因为前者笔画少,还因为“噹”字正是被我们简化下去的字,它除了摹声而外别无什么用场,犯不着起用它。又如,取“搭拉”而舍“耷拉”(并见《语文》二,前:172页,后:153页),别的原则就要求舍“耷”,这里舍“耷”也是因为犯不着留一个为用绝少的冷僻字。舍繁从简的原则在使用时也是依照汉字简化的精神的,就是,也并不是单纯地追求笔画少。“耷拉”的“耷”倒是比“搭”笔画少的,而我们可以不取它;“合适”的“适”倒是比“式”笔画多的,而恰恰可以取它。

以上只是一点浅见,写出来与大家共同考虑。至如“隐隐约约”与“影影绰绰”(并见《语文》二,前:148页,后:68页),是不是算为两语;“爆竹”与“爆仗”是不是因为色彩不同而不认为是一个词的两形式(前一个适用于文语体,后一个适用于口语体)。又如,“一起”与“一齐”,有时混为一谈,似只是两种形式之不同(比如“大家一起搭,搭起一座塔;大家一齐摆,摆起大桥来”——见《快乐的娃娃家》,2—3页),

有时又似乎不可通假(比如现在还很难见到“大家在一齐”);“琢磨”与“捉摸”也有这情况,“仔细一琢磨”,二者均可通,而“捉摸不定”,这就很少通“琢磨”了。凡此,都希望有个商讨,都希望有个踏实的调查统计。

末了,还提两点建议:首先,希望报刊编辑同志,尤其是初级课本(重要的是语文课本而不仅限于语文课本)和青少年儿童读物的编辑同志,只要不损伤文章原意,以尊重作者辛勤劳动的精神,在这方面大胆下些调整工夫。比如,把“甚么”“什么”并存的文字(加《语文》二,13—23页),修订为只用“什么”,这大概不用征求原作者的同意;按照语法规律来改“的”为“地”,原作者大概也不会反对。万不得已也得加注,比如“纪(记)录”^⑤。排字、校对同志读校以后恐怕还得目校,因为这是书面形式,只是读校还会滑过去的。再则,也希望作者本人在目前先来个各自有其规范。同一篇文字里不宜多种并存。如此,各出版单位有其规范,各人也有其规范,分歧必可日益减少。并且,在目前,人人在下笔时,精心选择,也就等于大家都参加了这一规范工作:大家所乐用的,就是可取的;否则,就是当舍的。

汉字简化已在各方面收到巨大的效果,大大便于广大人民学习文化,以彼例此,则词语的这种规范能够在多方面收效;使得祖国语言文字能够更好地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必可无疑!

附注:

①“那末,那吗”,分见郭沫若:《文史论集》289页、319页。

②“交代”误为“交待”,不太罕见,《光明日报》1962年2月27日4版上有“交待”。

③“像似”,见冯志:《敌后武工队》18页,曲波:《林海雪原》37页。

④山东人民出版社1960年重印。以下简称《语文》,后头的汉字数目字表示册数。

⑤“纪录”“记录”并见于《文汇报》1961年12月28日4版。

(原载《中国语文》1962年6月号)

谈现代汉语词语书面形式的规范问题

蒋荫楠

在现代汉语词语运用中,常有人问,“年青”和“年轻”,“诬蔑”和“污蔑”,“工夫”和“功夫”,“其他”和“其它”,“华拉拉”和“华啦啦”,等等,它们有什么区别?用哪个正确?这些问题,教师或语文工作者有时也不能十分圆满地回答。其实,这类问题大多属于词汇书面形式的规范问题,其性质与汉字整理简化是基本相同的,只不过角度不完全一样,这里是从词汇角度来看问题,同时,有的还同语法等方面有联系。研究、探讨现代汉语书面形式的规范问题,对工农群众的文化学习,对语言的纯洁健康以及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都有一定的作用。本文想就搜集的一部分常见的词语书写的不同形式,提出整理规范的一些原则方法,进行一些初步的整理,并重点分析几组词语的整理、规范问题,以促进这个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一

词语书面形式的分歧包括两种类型:(一)意义、读音完全相同,但书写形体不同,如“ànyǔ”有“按语”“案语”两种不同的形体;“cuíwēi”也有“崔嵬”“崔巍”两种不同的写法,在字典或词典里,这两种写法往往都收集了。这种同一词语的不同形体的词,可以叫做“异体词”。在现代汉语里,词语书面形式要整理、规范的,有许多就属于这一类。除极少数词需要有不同形式,如数词“一、二、三”有大写形式的“壹、贰、叁”,以及阿拉伯字母的不同形体,它们各有不同的用处。一般说,一个词有两种以上的书写形式,只会增加人们学习时的负担,给书写、通讯、印刷方面造成困难。汉字要改革,要走